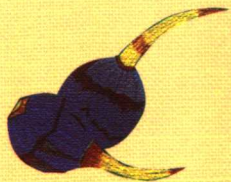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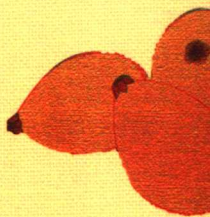


吉本芭娜娜

青春梦幻手卷

厨房

李萍 译



吉本芭娜娜

青春梦幻手卷

# 厨房

李萍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厨房/(日)吉本芭娜娜著;李萍译. 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04.8

(吉本芭娜娜青春梦幻手卷)

ISBN 7-5327-3491-9

I. 厨... II. ①吉... ②李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047471号

Banana Yoshimoto

KITCHEN

Copyright © 1988 by Banana Yoshimoto

Original Japanese paperback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Co.,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anana Yoshimoto
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 
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
图字:09-2003-353号

吉本芭娜娜青春梦幻手卷

厨 房

[日本]吉本芭娜娜 著

李 萍 译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193号

易文网:[www.ewen.cc](http://www.ewen.cc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4.75 插页 2 字数 99,000

2004年8月第1版 2004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0,001-25,000册

ISBN 7-5327-3491-9/I·2014

定价:10.00元

本书如有缺页、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,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

## 目 录

厨房.....	1
满月——厨房Ⅱ .....	39
月影 .....	95
后来的事——文库版后记 .....	133
厨房、菠萝和水壶——在美食中体验生命的况味 .....	137

# 厨 房



这个世界上,我想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厨房。

无论它在哪里,是怎样的,只要是厨房、是做饭的地方,我就不会感到难过。可能的话,最好是功能齐备、使用方便,备有好多块干爽整洁的抹布,还有洁白的瓷砖熠熠生辉。

即便是一间邋遢得不行的厨房,我也难抑喜爱之情。

即使地面散落着碎菜屑、邋遢到能把拖鞋底磨得黑乎乎的,可只要异常宽敞就可以。里面摆放着一台巨大的冰箱,满满塞着足够度过一个冬天的食物,我倚在银色的冰箱门边,目光越过溅满油渍的灶台、生锈的菜刀,蓦然抬头,窗外星星在寂寥地闪烁着。

剩下了我和厨房。这总略胜于认为天地间只剩下我孤单一人。

委实疲惫不堪的时候,我常常出神地想:什么时候死亡降临时,能死在厨房里就好了。无论是孤身一人死在严寒中,还是在他人的陪伴下温暖地死去,我都会无所畏惧地注视着死神。只要是在厨房里就好。

在被田边家收留之前，我每天都睡在厨房里。

无论在什么地方，我都难以入眠。因此，我搬出卧室，不断在家中寻找更舒适的场所。直到一天清晨，我发现在冰箱旁睡得才最安稳。

我，樱井美影，父母双双早逝，一直跟着祖父母生活。上中学的时候，祖父去世了，便只剩下我和祖母两个人相依为命。

几天前，祖母竟也离我而去，这给我一记重创。

这些曾活生生存在过的家人，一个一个消失在岁月里，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留在这世上。一想到这些，就会觉得眼前存在的一切，都是如此虚幻缥缈。这所房子，我生于此长于此，而时间是这样无情地流走，如今竟只有我一个人了。这念头不断折磨着我。

简直就像一部科幻小说。我进入了宇宙黑洞。

葬礼过后的三天时间，我一直处在浑浑噩噩之中。

#### 4

过度的悲伤使我的泪水干涸，轻柔的倦意和着悲哀，悄悄向我袭来。厨房里闪着寂静的微光。我铺好褥子，像漫画里的莱纳斯那样，紧紧裹着毛毯睡下。冰箱发出的微微声响陪伴着我，使我免受孤独煎熬。我就这样度过了静谧的长夜，清晨来临了。

我只想睡在星光下。

我想在晨光中醒来。

其余的一切，都从我身边悄然滑过，了无痕迹。

可是！我没法一直这样下去。现实是残酷的。

尽管祖母给我留了些钱，但这所房子一个人住还是太大、



太贵了。我不得不另觅住处。

无奈,我买来房屋租赁方面的报刊翻看着,可是上面密密麻麻登载着的那些房子,看起来都一模一样,看得我头昏脑涨。搬家可不是省心事,需要体力啊。

而我既精神萎靡不振,又因没日没夜地睡在厨房的缘故,弄得全身关节酸痛,对任何事都是抱着一副无所谓的态度。这样的我,又如何能让大脑恢复正常运转,还要去看房、去搬运行李、去移电话线呢!

面对眼前罗列的这一大堆麻烦,我陷入绝望,躺在床上辗转反侧。而正在这时,天上掉下了馅饼,奇迹悄然而至。那个午后发生的事,我仍历历在目。

“叮咚!”门铃突然响了。

那是一个半阴的春日的午后。我冷眼看着满地的房屋广告,满心厌烦。我想反正都是要搬家的,索性着手把报刊用绳子捆扎起来。听到门铃声,我穿着睡衣样的衣服慌乱地跑过去,然后不假思索地开锁开门。(幸亏不是打劫的。)站在那里的是田边雄一。

“前几天给你添麻烦了。”我说。

他比我小一岁,是个很不错的年轻人,葬礼的时候,帮了我很多忙。听说跟我是同一所大学的。不过我现在已经休学了。

“不用客气,”他说,“住的地方定了吗?”

“还早着呢。”我笑笑。

“我想也是。”

“进来喝杯茶吧。”

他笑了笑说：“不了，我还有急事，只是顺便过来告诉你，我和我妈妈商量好了，你到我们家来住，怎么样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今晚七点先来我家一趟吧。这是地图。”

“噢。”我茫然地接过便条。

“那就说好了。我和妈妈都盼望着美影你来呢。”

他笑起来，就站在我熟悉的玄关处，笑容是那么灿烂。而他的双眸也仿佛因此一下子变得距离我那么近，使我无法挪动我的视线。可能也是因为突然听到有人直呼我的名字的缘故吧。

“……那到时就打扰了。”

说严重点，可能我是着了魔吧。可是，他的态度是那么“酷”，使我能够信任他。也如同着魔的人一样，我眼前的黑暗中出现了一条大道，一条光芒四射的确确实实的光明之路。于是，我做了这样的答复。

6

他说了声再见，笑着离开了。

在祖母的葬礼之前，我可以说不认识他。直到葬礼那天，田边雄一突然出现的时候，我当真还在暗想，他不会祖母的情人吧。上香的时候，他闭着哭肿的眼睛，手还发颤，而一抬头望祖母的遗像，泪珠就会扑簌簌落下来。

他看起来是那么悲伤，都不禁使我暗自惭愧，自己对祖母的爱是不是不及眼前的这个人？

上完香，他用手帕捂着脸，对我说：“让我来帮帮忙吧。”

就这样，之后很多事都是他帮我料理的。

田边、雄一。

祖母是什么时候提起过这个名字的呢？我费了好大力气才回忆起来。大脑真是乱得一团糟。

他在祖母常去的花店里打工。记得祖母常常说起花店里有个可爱的男孩子，叫田边，今天又怎么怎么之类的话。祖母很喜欢插花，总是没有让厨房里断过鲜花。她每周至少要去两次花店。说起来，我还记得有一次他抱着一大棵盆栽，步行跟在祖母身后到过我家。

他四肢修长，容貌俊秀。虽然并不清楚他的底细，可印象中好像常见他热心地在花店里忙碌着。不过，即便在对他稍有些了解之后，不知为什么，他给人的“冷冷的”印象也没有改变。不管言行举止怎样温和友善，他始终给人一种遗世独立的感觉。就是说，我跟他的关系也就仅止于此，可以说毫无瓜葛。

晚上下起了雨。暖雨淅淅沥沥，笼罩着街市，我拿着地图，走在雨雾迷蒙的春夜里。

田边家住的大厦和我家正好隔着一个中央公园。穿过公7园，夜色中绿叶绿草的气息扑面而来。被雨打湿的小路反射着彩虹般的光芒，我吧嗒吧嗒从上面走过。

说实话，我去田边家，只是因为他叫我去，其他什么，我根本没有考虑过。

他家就在那座高楼里，是十楼。我抬头仰望，十楼是那么多高，那里看到的夜景想必一定很美吧。

走出电梯，楼道里回荡着我的脚步声。我刚按响门铃，门就一下子打开了，雄一出现在门口，对我说：“请进。”

我说了声打扰，走了进去。这所房子真是很奇特。

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巨大的沙发，摆放在与厨房相连

的客厅里。它就那样摆着，背对着宽敞的厨房里的食品橱，前面既没有放茶几，也没有铺地毯。驼色的布艺表皮，非常气派，就像常常出现在广告里的那种，一大家人围坐在一起看电视，旁边趴着一条日本没法养的大狗。

可以透视到阳台的大玻璃窗前，摆满了一盆盆一罐罐的花草，简直像是热带丛林。细看，家里到处是花，每个角落都摆放着各式各样的花瓶，里面装饰着时令鲜花。

“我妈说她一会儿就会抽空从店里回来，你先随便看看。要我做向导吗？你喜欢从哪儿做判断？”雄一一边泡着茶一边说。

“判断什么？”我在柔软舒适的沙发里坐下，问。

“家庭、住户的喜好。不是常说看看厕所就会明白之类的吗？”他淡淡地笑着，慢条斯理地做着解释。

“厨房。”

“厨房在这里，随便看啊。”

8

我绕到正在冲茶的雄一身后，仔细观察起他家的厨房来。

地板上铺着的门垫质感不错，雄一脚上穿着的拖鞋质地优良。一切日常所需的最小限度的厨房用品整整齐齐地排放在那里。还有和我们家里一样，也是银石涂层的平底煎锅和德国产的削皮器。祖母爱偷懒，皮剥得轻松顺畅她就很高兴。

在小荧光灯的照射下，餐具像在静待着出场，玻璃杯闪闪发着光。一眼看上去杂乱无章，可细看起来却全是精品。每件都有着独特的用途，有吃盖浇饭用的，有吃烤菜用的，还有硕大的盘子、带盖的啤酒杯……感觉真好。得到雄一的允许，我打开了小冰箱，里面东西整齐有序，没有什么是随手塞进去的。

我不住点着头，四下看着。这个厨房，我第一眼就深深地爱上了它。

回到沙发坐下，热茶已经泡好了。

一旦来到这个几乎完全陌生的家，面对之前并不熟识的人，我不觉生出无尽的天涯孤独客的感伤来。

被雨包裹的夜景慢慢渗透进黑暗里，抬起头，眼睛迎上映在大面玻璃中的自己。

世上我已经没有亲人了，去哪里、做什么都成为可能，这种感觉是多么痛快淋漓啊。

世界是如此地广袤无崖，黑暗是如此地深邃，给我带来漫无边际的幻想与孤寂。这种情感，我也是最近才刚刚伸手触摸睁眼细瞧。在这以前，我是闭着一只眼睛在看世界啊。

“为什么要叫我来呢？”我问他。

“我想你正为难着吧，”他眯起眼，亲切地说，“你奶奶一直很疼我，而我家，你也看到了，有这么多地方闲着，再说，你那儿也得搬出去吧。”

“嗯，房主好心，让我可以拖些日子。”

“所以，就搬过来嘛。”他一副理所当然的神情。

他的这种既不过分热情、也不过分冷淡的态度，对于现在的我，却是异常地温暖。我有种莫名的感动，忍不住想哭。就在这时，门“喀啦啦”地开了，一个美极的妇人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。

我吃一惊，不禁睁大了眼睛。她虽说有些年纪了，可真是非常美丽。看她的穿着，并不是日常常见的服饰，又画着浓妆，我立刻明白了，她肯定是做夜晚生意的。

“这就是樱井美影。”雄一介绍说。

她呼呼喘着气，笑着说：“初次见面。我是雄一的母亲，叫惠理子。”声音略带沙哑。

这就是他的母亲？我惊讶至极，盯住了她。她有着一头柔顺的披肩长发，细长的双眸深邃且神采动人，嘴唇形状优美，鼻梁高挺——全身上下洋溢着摄人心魄的生命力的光辉——简直不像真人。我从没有见到过这样的人。

我就这样一直冒冒失失地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了半晌，才终于回过神，向她一笑，说：“请多关照。”

“以后请多关照。”她柔声对我说，接着又转向雄一，对他说，“不好意思，雄一，一点儿抽不出空来。我这是借口说上厕所才冲回来的。到早晨，才能有空，你让美影小姐今晚住下吧。”她急急忙忙说完，红裙飞扬朝门口跑去。

“我开车送你。”雄一说。

“对不起，为了我……”我说。

10 “哪里。没想到店里会这么忙。我才不好意思呢。那么早上见啦。”

她脚蹬高跟鞋，咚咚冲向门口。

“你看看电视等我一会儿。”说完，雄一也追了出去。一下子只留下了我一个人。

——仔细观察的话，会发现她身上也有着常人的缺憾。比如脸上与年龄相称的皱纹，牙齿也有些参差不齐。但尽管如此，她还是魅力四射，使人想再次见到她。心中暖融融的光像残像悄然散发着光芒——这就是所谓的“魅力”吧。这个词是如此鲜活生动地展现在我的眼前，我就如同第一次切身感受到“水”一词含义的海伦。我一点也没有夸张，这次会面

就是带给我如此大的震撼。

外面车钥匙叮叮当当响起来，雄一回来了。

“只能离开十分钟，打个电话不就行了。”他在水泥地上边脱鞋边说。

我依旧坐在沙发上，“哦”了一声。

“美影，你被我妈吓着了吧？”他又问。

“嗯。可她实在是太漂亮了。”我照直说。

• “不过，”他笑着走进来，在我面前的地板上坐下，“她整过容呢。”

“哦，”我故作平静，“怪不得说脸型一点儿都不像呢。”

“还有，看出来了吗？”他一副当真好笑得不行的样子，继续说道，“那个人，是男的呢。”

这下，我无法继续装下去了。我张大眼睛无言注视着他，想等着他说出“没有的事，是开玩笑啦”。那么修长的手指、优雅的言行举止、美丽的容貌，怎么可能？我回想起那张美丽的面孔，屏气凝神地等待着，可他还是收不住笑意。

“可是，”我终于开口说，“可是，你不是叫他母亲吗？”

“不过，要是换成你，你能叫那种人父亲吗？”

他语气很平静。的确如此，这是一个令人完全可以认同的回答。

“惠理子？那名字呢？”

“假的，原来好像叫雄司。”

我眼前一片空白，好久才终于恢复平静，就问他：“那，是谁生下你的？”

“过去，他也是个真正的男人。”他说，“那还是在他很年轻的时候。他结过婚，和他结婚的那个女人是我真正的母



亲。”

“她……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”我毫无头绪地猜测着。

“我也记不清了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她就死了。有照片，要看吗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他坐在那里，探身拉过自己的皮包，从钱包里掏出一张旧照片递给我。

很难形容她的长相。短头发，鼻子眼睛都小小的，给人感觉很怪，看不出年龄……

看我默不做声，他说：“样子很怪吧？”

我不知如何回答，笑了笑。

“刚才那个惠理子，据说由于什么变故，从小就被这张照片上的我妈妈里收养，他们俩一直在一起长大。还是男孩子的时候，他也是很帅，很讨女孩子喜欢。可是不知道怎么会喜欢上这副长相的我妈。”他微笑着凝视着照片，“说是非她不娶，结果竟然不顾父母的养育之恩，一起私奔了呢。”

12

我点头倾听着。

“我妈死后，惠理子他把工作辞了，那时我还很小，他抱着我，想，今后怎么办呢？后来就决定说做个女的吧。说是，反正今后再也不会喜欢别的人了。在变性之前，他可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呢。他讨厌做事半途而废，索性从头到脚都做了手术，然后用余下的钱开了家那方面的店，养活我。这是不是也可以算又当爹又当妈啊？”他笑起来。

“真、真是不寻常的一生啊。”我说。

“她说她活得很有劲儿。”

听着他们的故事，我越发迷惑，是否可以信赖他们，抑或

是其中还有什么隐情？

不过，我信任厨房。而且，这两个并不相似的母子间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同样有着神佛般灿烂的笑容。这一点，很合我心意。

“明天早上我不在，家里的东西随使用啊。”

满脸倦容的雄一抱来毛毯啦睡衣啦一大堆东西，又向我一一说明了浴室的使用方法以及毛巾的位置等等，然后走开了。

听完他惊人的身世介绍，我还没来得及细细消化，就和他一边看着电视，一边闲聊起来。说说花店，说说我祖母，时间就这样在不知不觉间飞快地过去。看看表，已经半夜一点了。这张沙发坐起来真舒服。既松软又宽敞，感觉一坐下去，就再也不想站起来。

刚才我还说：“一定是你母亲啊，在卖家具的那儿坐了坐这张沙发，就怎么也忍不住，一定要买下的吧。”

13

“猜对了。”他回答，“那个人总是随心所欲地过日子。不过，有能力实现，也很不简单呢。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那么，这张沙发暂时就归你了，就当你的床吧。能派上用处，真是不错。”

“我，”我低低地问他，“我真可以睡在这里吗？”

“嗯。”他回答得很干脆。

“……感激不尽。”我说。

就这样，他向我做了一番大致的说明之后，道了声晚安，回房去了。